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七

晉世系表畧

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皇考臬捩雞本出西夷常從晉王李克用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雞生高祖諱敬瑭初尚唐明宗永寧公主累官太原節度使唐廢帝從高祖鎮天平高祖不受命廢帝命將致討高祖求援於契丹契丹立以為帝國號

晋都洛陽尋遷汴州傳二主又為契丹所滅凡十一年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一作父臬捩雞一作考紹雍意以高祖即帝位之後追尊先代易臬捩雞之名為紹雍也

晉世系圖

皇考 諱紹雍追尊為孝元帝廟號獻祖

宋王敬儒

高祖 諱敬瑭孝元帝子

福王敬德

通王敬殷

秦王萬友 孝元帝弟

廣王敬威

敬贇

趙王萬詮 孝元帝弟

韓王敬暉

重貴 宋王敬儒子高祖以為子

楚王重信

壽王重義

虢王重英

夔王重進

重睿

陳王重杲

鄭王重胤 高祖弟以之為子故於名加重

曦

延煦

延寶 延煦延寶皆高祖諸孫主重貴以為子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七

起丙申唐主從珂清泰三年晉高祖天福元年　止壬寅晉高祖天福七年　凡七年

表例說

見第七十三卷

丙申

國	紀事
唐	清泰三年　春正月立子重美為雍王以呂琦為御史中丞　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晉	晉高祖天福元年　諱敬瑭在位七年壽五十一　夏五月唐徙敬瑭為天平節度使
吳主	楊溥天祚二年　春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
漢主	劉龑大有九年　夏遣將孫德威侵楚蒙桂二州楚王自將來禦德威兵自
閩主	王昶通文元年　春改元立父婢李氏為后尊太后曰太皇太后
後蜀主	孟昶明德三年
吳越王	錢元瓘三年
楚王	馬希範三年　春以弟希杲知朗州初希杲為靜江節度使有善政監軍
荊南	高從誨封南平王三年　夏遣使奉牋勸吳徐知誥即帝位
遼　附	天顯十一年　夏唐主發兵討石敬瑭敬瑭遣使求救於主主從書仲
高麗	王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

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貲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

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安能束手死

及盟鐵知誥以其子景通為太尉宋齊丘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夏削南高

蒙州引還冬以劉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仁煦譖之於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漢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弟武安節度

秋傾國赴援秋主將五萬騎冒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郎與唐兵合戰唐

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異志主　於道路　從誨
夜與近　今且發　奉牋
臣從容　表稱疾　於徐
語曰石　以觀其　知誥
郎於朕　意若其　勸即
至親無　寬我我　帝位
可疑者　當事之　太
但流言　若加兵　保同
不息萬　於我我　平章
一失歡　則改圖　事徐
何以解　耳段希　景邀
之皆不　堯極言　以疾
對學士　拒之敬　罷以
李崧退　瑭以其　其弟
謂呂琦　朴直不　景遂
曰吾輩　責也判　代為

副使　將張
希廣　敬達
權知　陳於
軍府　城西
事自　北山
將步　下主
騎五　遣輕
千如　騎三
桂州　千不
希果　被甲
懼其　直犯
母華　其陳
夫人　唐兵
逆希　逐至
範於　汾曲
全義　主伏

受恩深厚豈得同衆觀望耶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慕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

官趙瑩門下勸敬瑭侍郎赴鄆州參政劉知遠事曰明公冬溥久將兵諂齊得士卒王知心今據詰置形勝之百官地士馬以金精強若陵府稱兵傳為西檄帝業都可成奈唐安何以一遠節紙制書度使

賴謝曰布果為治無狀致冦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冒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濕㛐捭

兵衝斷為二縱兵乘之大破唐兵冬主立敬瑭為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敬瑭即位

歸朝判自投虎處文
等歲以口乎掌進桑
禮幣十書記桑鎮來
餘萬緡維翰曰奔
遺之彼主上初徐知
必驪然即位明誥以
承命如公入朝鎮南
此則河主上豈節度
東雖欲不知蛟使太
陸梁異龍不可尉兼
能爲夫縱之深中書
嵇曰此淵耶然令李
吾志也卒以河德誠
他夕二東復投德勝
人密言公此乃節度
其棄主天意假使兼

庭以
贖希
杲罪
希範
曰吾
久不
見希
杲間
其治
行尤
異故
來省
之與
他也
漢兵
引去

割幽
薊瀛
莫涿
檀順
新嬀
儒武
雲應
寰朔
蔚十
六州
以與
主仍
許歲
輸帛
三十
萬匹

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主意遂

公以判中書器也明令周宗遺愛本位在人主望隆上以庶重欲擘代之使之羣情不帥衆附公明推戴宗之愛本曰壻今主我受上以反先王逆見待大恩此非首恨不謝可免能救但力為揚氏自全之之危

從弟希杲知朗州秋希範自桂州北還

唐將趙德鈞遣使請降於主主欲許之晉主遣使說主主乃不受德鈞之降唐將楊光遠

燮一日計契丹又使
名松琦主素與我為
臧怒責明宗約此可
之曰卿為兄弟乎本
羣皆知公誠能子孔
古今欲推心屈祚强
佐人主節事之乃
致太平朝呼夕與德
今乃為至何患誠率
謀如是不成敬諸將
朕一女瘡意遂詰江
尚乳臭決表唐都陳
卿欲棄主養子知語
之沙漠不應承功德
耶且欲祀請傳於溥
以養士位許王請行

降
主至潞
州唐
趙德
鈞父
子迎
謁於
高河
主鎖
之送
歸國
德鈞
見舒
嚕太
后太
后問

之財輸之虜庭北邊安在二人拜謝無數既而主怒解各賜色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

唐主手裂敬瑭表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敬達將兵督於晉安鄉唐指揮使安審信安元信帥衆奔晉陽敬瑭謂曰汝見何

冊命又詔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勲曰尊公太祖元勲今日掃地矣於是

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

疎之也夏五月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主發兵討之初敬瑭欲嘗主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主與執

利害捨强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果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責者

吳宮多妖溥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語耶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

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功畧筆背力疎以為不可五月詐文遇獨直主與之議文遇曰以臣覬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

且不自保汎疎聽予其亾可翹足而待何疆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居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秋七月敬

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

暮耳不若先事圖之主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

瑭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

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唐張礪與趙延壽

出兩班重殷重
聞呼敬裔尋為
瑭名指唐主所
顧失色獲俱見
以張敬害
達為西敬瑭遣使
北都部求救於
署趣敬契丹
瑭之鄆敬瑭令
州敬瑭桑維翰
疑懼謀草表稱
於將佐臣於契
意遂決丹主且
表主養以父禮
子不應事之約
承祀請事捷之

俱來
附主
復以
為翰
林學
士
主北還
唐主歸
洛陽
遣宦
者秦
繼旻
等殺
主凡
李贊
華於

傳位許王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

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

其弟晉主入洛陽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喪歸國

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以討之指揮使安審信安元信振武巡檢使安重榮帥衆奔晉陽天雄軍亂

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八月唐將張敬達築長圍攻晉陽敬瑭以

遂節度使劉延皓以懲河東
延皓侍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帥衆攻牙城克之

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官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無

延晧脫身走至洛陽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止削官爵以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

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深賞之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至晉陽

留主遣使諭之令貽殺使者詒以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討之

秋七月殺石敬瑭子弟四人

范延光拔魏州斬

光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侯明日使者未至梁丹已與唐將高行周等合戰敬

張令貽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八月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

璘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

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張敬達兵大敗契丹圍之主自將

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

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至晉陽即與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輕

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

騎犯陳敬達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敬達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敬達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敬

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伏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置鈴索吠犬人跬步

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敬達遣使告敗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兵救晉安下

不能過冬十一月契丹立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契丹主謂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

詔親征主發洛陽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

器親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築壇即

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汎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尚不能解圍進亦未晚

位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勅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

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

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

二萬如潞州主至懷州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

為皇后唐將趙德鈞密賂契丹請立為帝契丹欲許之主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非以死徇

趙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

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

成議竟不決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詔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

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

丹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

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不受德鈞之降

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

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十一月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初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

主謂主曰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主南下破唐兵於團柏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契

原自請救晉安寨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紗其部落德鈞請將騎由土門路西入許之趙州刺史劉在明戍易州德鈞以其衆

丹主令主盡出諸子自擇之主兀子重貴主養以為子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契丹遣將與唐

自隨王降卒皆鎮州以進王周董溫琪栢與唐領招討兵戰大副使邀破之與偕行
主發潞州又表稱契丹北兵少須還　主合澤潞將發上兵乃趣黨契丹潞州時主舉酒范延光屬之曰受詔將我若南兵屯邀何河南州德鈞之人必又請與大驚駭

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

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祖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

延壽遇德鈞於西陽悉以兵屬馬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廣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因泣別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主至河陽唐節度使萇從簡迎降

趙德鈞降契丹契主入洛陽

丹不受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栢踰月按兵不戰乃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

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遂自焚死是日晚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

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契丹主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

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唐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主以

許石郎此石欄可改矣

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於契丹　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等數出戰無功芻糧俱竭援兵竟不至張

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主甚悔之

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勳數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豈降敵乎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

十二月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以張布崇為朔方節度使初朔方節度使張布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也

我出降未為晚也諸將旦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

契丹陷圍柏主還河陽趙

田以省滑運使為節難節度使至是主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復以布崇鎮朔方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瓌辭曰臣自知

德鈞降契丹契丹主以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晉安降卒皆進至團柏與趙德鈞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劉延朗等繼之

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許之

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延朗等至懷州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衆議東駕宜幸魏州主召李崧謀之崧因勸主南還主從之

洛陽大震居人逃竄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

南北城
晉主與
契丹主
至潞州
德鈞父
子迎謁
於高河
契丹主
鎖之送
歸國張
礪與延
壽俱入
契丹
晉州軍亂
逐守將
高漢筠

主還洛陽　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於其第　主從珂自焚死

主儀仗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又遣契丹千騎扼澠池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擕傳國寶登

玄武樓自焚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唐亡

右唐自莊宗同光元年癸未至主從珂清泰三年丙

申傳
四主
凡十
四年

丁酉

春正月乙卯日食

晉　天福二年　春正月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　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術士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

隴西公李從璋　唐世以河中節度使封洋王主即位徙鎮

吳主　楊溥天祚三年　春溥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　溥以盧文進為宣武軍

南唐主　徐誥昇元元年　春知誥建齊國於金陵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

漢主　劉龑大有十年　春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閩主　王昶通文二年　夏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詣

後蜀主　孟昶明德四年　春晉主遣使告即位且敘姻好昶復書用敵國禮

吳越王　錢元瓘晉封吳越國王一年　春元瓘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

楚王　馬希範四年　冬晉主詔加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荆南　高從誨封南平王四年

天顯十二年　春以幽州為南京　主歸過雲州唐節度使沙彥珣出迎主留之判官

是有非望威勝節度牙城
之志唐潞降封使　曰宮
王素與延隴西溥使城廳
光善及唐郡公宜陽堂曰
潞王敗延至是王璟殿以
光雖奉表卒子知西宋齊
請降內不重俊都冊丘徐
自安以書　命齊玠為
潛結成德　王徐左右
留後祕瓊　知誥丞相
欲與為亂　諸周宗
瓊不報將　道副周廷
之齊過魏　都統王為
掩延光遣　徐景內樞
兵邀殺之唐世遷卒使自
以李崧同平歷官　秋餘百

臨清王范延光

諸州
伺人
隱慝
方
士言
於祖
云有
白龍
夜見
祖作
白龍
寺時
百役
繁興
用度
不足

罪於
元瓘
廢為
庶人
元
瓘殺
弟元
珦元
球初
武肅
王鏐
少子
元球
數有
軍功
鏐賜

吳巒
閉城
拒守
主攻
之不
克主
過新
州命
威塞
節度
使翟
璋斂
犒軍
錢十
萬緡
會奚

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主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

天雄節度使主起太原延光以兵二萬乜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

溥下官皆詔禪如吳位於制置齊王騎兵徐知八軍詰詰步兵道使九軍上溥　吳尊號主遣吳亡使冊右命知吳詰知傳詰受四冊教主境內凡冊王

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貲多少為差祖又以空名堂牒賣官於外民有隱

之兵仗及元瓘立元球恃恩驕橫增置兵仗國人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

王摠刺迎降主曰汝無罪掃刺逐不魯自戎肯命發其胃磑而颭之自是諸奚多逃

以修武備獨不
務農桑以降主
實倉廩通即位
商賈以豐延光
皆財數年賀表
之間中國又頗
稍安　後諸
二月契丹攻王至
雲州判官又其
吳巒拒之女為
契丹主唐廢
歸過雲州帝子
節度使沙重美
彥珣出迎妃以
契丹主留此遂
之衆推判懷反

四妃曰
十王后
六知
年詔立
子景
通為
太子
固辭
不受
追尊
考忠
武王
溫曰
太祖
妣明
德太

年者
杖背
隱口
者死
逃亡
者族
果菜
鷄豚
皆重
征之
冬
祖命
弟咸
武節
度使
繼恭

兵仗
出判
溫州
元球
不從
銅官
廟吏
告元
球遣
親信
禱神
求主
吳越
又為
蠟丸
與兄

叛主
勞瞿
璋曰
當為
汝除
代令
汝南
歸璋
表乞
徵詣
闕既
而主
遣璋
將兵
討叛
奚攻

官吳巒領側至
州事閉城是主
不受契丹封延
之命應州光臨
指揮使郭清王
崇威亦恥以慰
臣契丹挺其心
月南歸　未幾
三月葬故唐謀反
主於徽陵明年
南　或得再見
唐路王晉
及髑骨獻
之詔以王
禮葬
夏四月遷都
魯公
馮道

妃李
氏曰
太后
知
誥更
名誥
夏
誥用
宋齊
丘策
欲結
契丹
以取
中國
遣使
以美

上表
告嗣
位於
晉且
請置
邸都
下

元珣
謀議
元瓘
召元
球宴
宮中
既至
左右
稱元
球有
刃墜
於懷
袖即
格殺
之并
殺元

雲州
有功
留不
遣璋
璋尋
卒
初張礪
自唐
來奔
至是
逃歸
為追
騎所
獲主
責之
曰何

汴州　范延光於魏州聚卒繕兵將作亂會主謀從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

唐世為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後出為同州節度使踰年名為司空主即位拜道守司

女珍玩泛海修好於契丹

狄

詰殺吳主弟歷陽公濛初濛知吳將亡乃殺守衛軍

珣元瓘欲拔諸將吏與元珣元球交通者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

故捨我去對曰臣輩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

大軍尋至空同
所謂疾雷中書
不及掩耳門下
也下詔託平章
以洛陽漕事封
運有關東魯國
巡汴州　公王
五月追尊四七年
代考妣為再見
帝后
六月范延光
舉兵反遣
楊光遠等
討之　延
光素以軍
府之政委

使王
宏以
德勝
節度
使周
本吳
之勲
舊引
二騎
詣廬
州欲
依之
本將
見之
其子
弘祚

皆焚
其書
疏以
安反
側今
宜赦
之元
瓘乃
止
夏元
瓘復
建國
如同
光故
事赦
境内

戒汝
善遇
此人
何故
使之
失所
七去
若失
之安
可復
得耶
皆彥
英而
謝碼
碼事
主甚

元隨押牙孫銳銳侍思專横會延光病銳竄名灉州判史馮暉通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焚草市主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屯白馬津以備之都

周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送江都詰

立子弘偁為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先

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主甚重之主攻雲州半歲不能下晉主致書於主主乃命翟

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屯衛州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以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拾遺 擬署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

遣使殺之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詰歸罪於悰貶之 詔稱帝國號唐奉

是唐世封元瓘為吳越王是年冬晉主詔加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璙解閩去冬德光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

致書於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

吳主為讓皇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主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

年

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附西奚

先是遼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奚王去

謹邊備不
可自逸以
啟戎心主
深然之
雲州圍解以
吳巒為武
寧節度副
使　契丹
攻雲州半
歲不能下
吳巒遣使
奉表求救
主以為請
契丹解圍
去乃名巒
歸以為節

疾亟
力勸
諸受
禪吳
主下
詔禪
位於
諸李
德誠
復詣
金陵
勸進
宋齊
丘不
署表
九月

諸苦
遼貪
虐師
衆西
徙媯
州依
劉仁
恭父
子號
西奚
去諸
卒子
掃剌
立唐
莊宗
滅劉

度副使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重信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東都留守重又引兵東扼汜水

令謀辛十月誥即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曰武皇帝遣右丞

守光賜掃剌姓李名紹威紹威要遂遂不魯之姊遂不曾獲罪於遂斧紹威紹威納

閩將通汴州羽檄縱横從官恂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閤　主戎服嚴輕騎將犇晋陽以避從賓

相玠奉冊諸吴主稱受禪老臣踏蹕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宫室乘

之遼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撫刺立至是遼主德光曰上黨北還撫刺迎降時遂不曾

桑維翰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乃止

將軍婁繼英等奔汜水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將軍婁繼英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

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

立知誥為江王知誥為饒王以吳

亦卒遼主赦拽剌無罪發掃剌逐不魯之骨殖而賜之

延衮居許
州肯應之
繼英暉事
泄出走暉
為人所殺
繼英奔許
州依温氏
節度使萇
從簡感為
之備延濬
等不得發
欲殺繼英
以自明延
沼止之遂
同奔張從
賓繼英勸

太子
璉領
平盧
節度
使封
弘農
公宴
羣臣
於天
泉閣
李德
誠曰
陛下
應天
順人
唯宋

從窨執三
溫皆斬之
義成節度使
符彦饒舉
兵反指揮
使盧順密
討平之
白奉進在
滑州軍士
有夜掠者
捕獲五人
三隸奉進
二隸符彦
饒奉進皆
斬之彦饒
怒明日奉

齊丘
不樂
因出
齊丘
正德
誠勸
進書
誥執
書不
視曰
子嵩
三十
年舊
交必
不相
負齊

進踏彥饒謝彥饒怒不解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苻

丘頓首謝 詣以吳宗室建安王楊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又以吳

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同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

張延翰張居詠李建勳並同平章事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

斬之時三鎮繼叛人情大震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

心慍慧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

錢一悞知遠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

老臣矣還家請罪詣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

走還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

安州亂討平之

冬十一月詔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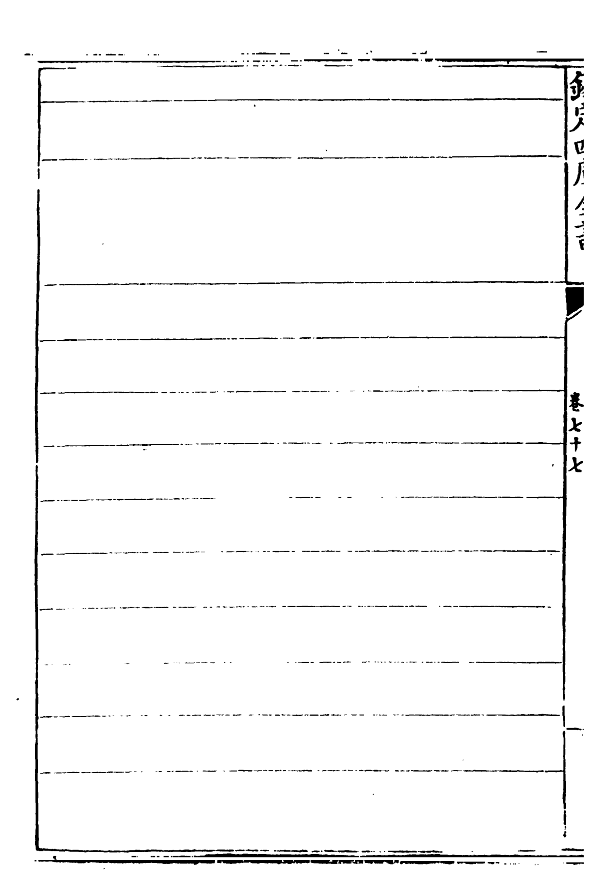
於他州及彦遠吳太子建絶其昏詔不從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以子景通爲吳王更

帥進封吳越國王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殺其中門使賈仁沼

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静江等軍事

名璟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



戊戌

春正月乙酉日食

國	紀事
晉	天福三年 春二月詔求直言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
	鄭王 重貴 主兄宋王敬儒子也敬儒早卒主以重貴為子主入
南唐主	徐誥 昇元二年 春德勝節度使西平王周本卒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漢主	劉龑 大有十一年 冬交州亂龑遣子弘操將兵攻之敗死初交州將皎
閩主	王昶 通文三年 冬晉主冊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
後蜀主	孟昶 廣政元年 春以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王處
吳越	錢元瓘二年
楚王	馬希範五年 冬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希範憚之
荊南	高從誨封南平王五年
遼	會同元年 秋晉以馮道等為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遼行禮
附	回鶻遣使入朝於晉
	于闐 五代之世中國多故西域鮮通

冦冦氣什洛陽　誥公羡昶楷回兼
開乃以致除北以吉殺安袍封武信
災非弭災京留王景南節昶弟節度
也詔罷之守知遂參度使纖恭使同
主樂聞讜河東判尚揚廷為臨平章
言詔百官節度書都藝而海郡事
各上封事使事省代之王昶
置詳定院天福夏宋至是聞之
以考之會二年齊丘廷藝違進
河南留守名拜自陳故將奏官
高行周奏左金丞相吳權白執
修洛陽宮吾衛不應舉兵政以
諫議大夫上將不預攻公既襲
薛融諫曰軍至政事羨公帝位
令宮室雖是封誥答羨以辭冊
經焚毀猶鄭王以省賂求命諫

既卒
希範
始縱
聲色
為長
夜之
飲內
外無
別有
商人
妻美
希範
殺其
夫而
奪之
妻誓

主大于闐
悅晋尤遠
主事至是
主甚王李
謹奉聖天
表稱遣使
臣謂入貢
主為於晋
父皇晋遣
帝其張匡
後主鄴等
屢止冊聖
晋主天為
上表大寶
稱臣于闐
但令國王

修於帝堯
之茅茨所
嗇雖寡猶
多於孝文
之露臺請
侯海内平
寧營之未
晚詔褒納
之
三月禁民作
銅器　民
有銷錢為
銅器故禁
之
制諸州奏補
將校員數

充閒
封尹
至六
年再
見

東平
王范
延光
封臨
清王
二年
延光

晉未
備
吳讓
皇固
辭讐
宫屢
請徙
居李
德誠
等亦
巫以
為言
詔改
潤州
牙城
為丹

救於
龔龔
欲乘
其亂
而取
之以
于萬
王弘
操為
静海
節度
使徙
封交
王將
兵救
公羡

議大
夫黃
諷以
昶淫
暴與
妻子
辭訣
入諫
昶欲
杖之
諷曰
臣若
迷國
不忠
死亦
無恨

不辱
自經
死

為書
稱兒
皇帝
如家
人禮
初主
既得
幽州
命曰
南京
以唐
降將
趙思
溫為
留守
思溫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曰十年以來諸道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

堅守廣晉不下主遣內職諭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未幾入

陽宮以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以王輿為鎮海留後公孫圭為監軍使馬思讓為丹

龔自將屯於海門為之聲援龔問家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

直諫被杖臣不受也昶怒黜為民損至福州昶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

子延照在晉晉主以為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

聽奏書記大將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秋七月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上尊號

朝廷請致仕詔以太于太師致仕居於京師至五年再見

陽宮使從讓皇居丹陽宮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諸大怒齊丘歸第白衣侍

權梁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師戰艦趣交州權

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鄂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受其親不恤其民不敢其神

不許
主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主遣使奉寶冊加晉主尊號曰

於契丹主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為冊禮使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

罪或已殺不睦曰齊公美其鄰丘舊據交不禮臣不州引其賓宜以兵逆其能小過戰先久乎棄之於海詰曰口多齊丘植大有才找銳不識其首大體冒之乃命以鐵吳王遣輕環持舟來手詔湖挑

英武明義皇帝

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恥而主事之曾無倦意

九月范延光復降主以為天平節度使揚

名之戰而或偽遣獻毒弘操酒方迷之詔曰須臾犯吾潮落法者艦礙自有鐵杙常刑不得安用返大此為敗士羣臣卒覆爭請溺者改府大半寺州弘操縣名死襲

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吾無以享國延光乃遣牙將奉

有吳大慟及楊收餘者判衆而官楊遠先嗣請是著更姓作佐羊徐郎侯玠曰融勸陛下冀弭應天兵息順人民至事非是以逆取兵不而諂振退邪之咎融入專剖棺

表侍罪詔
釋之光遠
表乞入朝
制以延光
為天平節
度使仍賜
鐵券將佐
晉除防團
刺史牙兵
皆升為侍
衛親軍
以揚光遠為
天雄節度
使
冬十月契丹
加主尊號

事更暴其
改咸屍
非急
務不
可從
也詔
然之
秋
契丹
主遣
使來
聘來
齊丘
勸詰
厚賄
之俟

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故徙都之

至淮北滑遣人殺之欽以問晉也

停兵部尚書王權官主遣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辭以老疾主怒停權官

太府卿趙丁封請誥復李姓立唐宗廟不許

樞密使桑維

翰罷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

冬吳讓皇卒詔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徙封吳王璟為齊王

法裁折之
光遠有不
平語處讓
曰是皆執
政之意光
遠由是怨
執政范延
光降光遠
密表論執
政過失主
罷崧維翰
而以處讓
代之

河決鄆州
十一月冊閩
主為閩國

王不受
建鄴都置彰
德永清軍
徙澶州城
主忠揚
光遠跋扈
難制桑維
翰請分天
雄之衆加
光遠西京
留守兼河
陽節度使
光遠由是
怨望常蓄
異志主遂
建鄴都於

廣晉府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丘主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勲徙澶州城跨德勝津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

己亥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天福四年 春正月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	建隋為彰德節度使王周為永清節度使范延光致仕聽公私自鑄錢鳳翔軍亂節度使李從曮討平之
邠公 李從益	
李昇 昇元三年春語復姓李氏	
劉龑 大有十二年秋門下侍	
王曦 永隆元年是歲七月以前	
孟昶 廣政二年秋楚溪州刺史	
錢元瓘 三年秋晉主以元瓘	
馬希範 六年夏晉主加希範	
高從誨 封南平王六年	
會同二年 秋遣使於晉	
回鶻 可汗仁裕遣使入貢	

使張希崇唐世更名郎同仍屬彭士為天天策
卒羌胡無封許昇時平章王祀愁寇下兵上將
復畏悍党王至羣臣事趙通文辰澧馬元軍
項酋長拓是封屢表光裔四年遣使師秋黔
跋彥超最郇國請諧言於夏乞師冬恭南巡
為強大暉公以復姓龔曰祀殺於祀穆夫内溪
至彥超入奉唐李立自馬叔父祀以人馬州刺
賀暉於城祀服唐宗后崩延武道遠氏卒史彭
中治第豐色旌廟諧未嘗延望不許初武士愁
其服玩留旗一從之通使祀忌肅王引獎
之不遣封依舊又請於楚延武繆葉錦州
内遂安制王上尊親都延望中外讐萬
三月加劉知漢高號諧舊好巫者萬聲餘人
遠杜重威祖天曰尊不可林興妓元冠辰
同平章事福十號虛忘也與之壇年澧州
知遠自二年美且因薦有恣三十焚掠

請以於晉
王處晉主
直之冊為
子威奉化
襲父可汗
土地
晉主
党項
不從
主怒酋長
晉主拓跋
乃以彥超
處直入賀
凡孫晉朔
廷倩方節
為義度使
武節馮暉

以有佐命功重戚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晋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

再見

非古諫議託鬼遂不大夫神語受其李紓云二後子可以人將孫皆將命為嬖踵其襲從昶乃法又之楚使與不以亦遣殺之外戚使報并其輔政聘光五子官者裔為昶不得相二用陳須事十餘守元皆他年府言作國所庫充三清不及實邊殿於

餘無鎮戍子夫希範人為命左之請靜江於鏐指揮鏐喜使劉乃聽勍決元瓘勝指納妾揮使生弘廖匡倧弘齊帥佐弘衡山倣等兵五數人千討夫人之撫視參希

度使為暉所留

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靈州戍將王彥忠叛

彥忠據懷遠城叛主

也倉境無禁中吏藏虞王以黃終獻是卒金數羨餘興復千斤萬石以光鑄寶詔曰裔子皇老出納損為君像有數門下晝夜苟非侍郎禱祀括民同平政無剝軍章事大小安得皆林羨餘興傳改實皇太祖命決廟號之

慈愛範始如一開天常置策府銀鹿置護於帳軍中前坐尉領諸兒軍司於上馬等而美官以之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

遣供奉官賚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主怒曰朕自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伏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

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思禮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環詳決

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杝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絡判六軍去諸衛字

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為

免死
夏四月廢樞
密院　梁
太祖以來
軍國大政
天子多與
崇政樞密
使議之宰
相受成命
行制敕講
典故治文
事而已主
懲安重誨
專横即位
之初但命
桑維翰兼

惟軍
旅以
聞詰
更名
昇詔
百官
議二
作合
享禮
宋齊
丘等
議以
義祖
居七
室之
東昇

林興
詐覺
流泉
州望
氣者
言宮
中有
災昪
徙居
長春
宮
秋北
宮火
焚宮
殿殆
盡

梯棧
上周
之廖
匡齊
戰死
希範
遣弔
其母
其母
不哭
謂使
者曰
廖氏
三百
口受
王溫

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毋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秋七月以皇甫遇為昭義節度使

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

曦弑主昶而自立稱藩於晉初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昶立更募壯士

飽之賜舉族放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希範以其毋賢厚恤其家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每恃勇驕暴其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主知之以義武節度使里甫過與

高祖太宗同事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昇曰吾自幼託身義祖何非義祖有

為腹心號宸衛都椂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為長夜之飲強羣臣酒從弟繼

重榮姻家徙為昭義節度使

禁私鑄錢敕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閏月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楊光遠既平章事桑維翰遷除

功於吳朕安得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

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曾

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祀數悔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過

不公與民爭利主出維翰鎮相州

以王廷胤為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主辭以中國之法

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諡昪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昪命有司

二人悉之會北宮火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

必自刺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耶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凡孫廷胤鎮易定以厭其意

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瑋有功瑋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業其名

誅之內學士陳鄭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祖趙與李后如宸衛都宸

河決博州

八月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

率皆有司所拯

胡寅曰語既復姓為考祧成服是

衛戰敗奉迎及李后出北關延義使凡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并李

主然之寵過無比

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以唐許王從益為鄖國公　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冬十二月禁造佛寺

也而必祖唐業名失實與為徐氏何異乎

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尊昶為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

夏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昇不許徙吉王景遂為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為宣城

道奉表稱藩於晉置百官如天子之制以李真為司空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昶

王鎮海節度使梁懷王徐知諤卒遷故吳主楊氏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衛

也陳守元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重過執蔡守家責以責官之罷而斬之職遣使誅林

甚嚴昇將立齊王璟為太子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昇揚二州牧

興於泉州

庚子

天福五年 春二月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彥威入朝主曰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

東平王范延光 改封三年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京師王是請歸河

李昇昇元四年春康化節度使楊璉卒璉謁平陵還一夕大醉卒於舟中追封謚曰

劉龑大有十三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

王曦永隆二年春遣兵擊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延政擊卻之初

孟昶廣政三年夏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

錢元瓘四年春閩建州刺史王延政為閩主曦所擊求救於元瓘元瓘遣寧國節

馬希範七年春平羣蠻立銅柱於溪州時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

高從誨封南平王七年

會同三年

猶畀辯厚陽私弘農書侍職驕昭裔度使攻之
幣以事之第許靖王郎同淫苛中書同平士怨
臣何屈節之延　夏平章虐猜侍郎章事帥麾
之有主悅光重晉李事不忌宗同平仰仁下逃
夏四月李金載而金全踰年族弟章事詮內入獎
全以安州行揚請降亦卒建州張業都監錦深
叛降於唐光遠昇命
遣馬全節利其鄂州
討之唐師貨且屯營
敗績　胡處為使李
漢筠不詣子孫承裕
閩主乃以之忠段處
馬全節代奏延恭將
李金全漢光叛兵三
筠結金全臣恐干逆
日進奏吏其逃之金

判史分判使肆山尋
延政三司萬忠遣子
數以祖命將兵師萬
書諫李良四萬帥諸
職怒判戶救之酋長
遣親部昭閩主納溪
吏業裔判職兵錦獎
翹狂鹽鐵已敗三州
漢崇業判去仰印請
監其度支仁詮降勅

遣人來言入敵全詣
朝廷侯公國宜軍承
受代即按早除裕入
賈仁沼死之不據安
狀金全大許請州為
懼漢筠因敕延晉將
說金全自光居馬全
歸於唐金西京節所
全從之斧從之破承
唐主命馬光遠裕南
全節討之使其走又
安審暉為子承為晉
之副馬全貴以將安
節進軍與甲士審暉
唐將李承園其所敗
裕民處恭弟遇處恭

軍二
人爭
措延
政陰
事告
於曦
由是
兄弟
猜相
猜恨
一日
翹與
延政
議事
不協
呵之

等不引兵
班師還長
營於沙希
建州範從
城之溪州
西北於便
為延地表
政所彭士
擊大愁為
敗遁溪州
還刺史
孝獻以劉
世子勍為
弘傳錦州
卒刺史
冬晉自是

戰大破之令自戰死
承裕南走殺延承裕
全節入安光曰為全
州審暉追天子節所
敗唐兵虜賜我殺監
承裕及其鐵券軍杜
衆悉斬之爾父光業
送監軍杜子何等被
光業等於得如執送
大梁主曰此承大梁
此曹何罪青以晉主
宵歸之唐白亦遣歸
主不受主驅延昇以
復遣之唐光擠光業
主復拒乃於河等遣
還主悉投奏云命而

曰公
反耶
延政
怒欲
斬翹
翹奔
南鎮
延政
發兵
就攻
敗之
曦遣
統軍
使濤
師逵
吳行

主加
元璀
尚書
令

羣蠻
歸附
希範
自謂
伏波
之後
以銅
五千
斤鑄
柱高
丈二
尺入
地六
尺銘
誓狀
於上

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
秋七月詔贈賈仁沼㒒十等官誅龎守榮於安州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副指揮使㒒十等不從而死都指揮使龎守

自赴水死主為之報朝贈太師

東平王楊光遠

初為唐莊宗騎將㝷

敗不受遺晉主書曰邊校俞功來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晉主復遣界遣戰艦

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延政求救於吳越吳越王遣將仰仁詮等來援師遣分兵出戰

立之溪州

榮請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至是贈仁沼及千等官誅守榮

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九月以和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詔諸州倉吏皆死抵罪

為都指揮使明宗時拜振武節度使後從鎮中山主即位以光遠鎮宣武久之徙西

拒之乃還

昇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

閩王曦及王延政

秋昇立齊王璟為太

為延政所敗延政募死士入師遠壘因風縱火戰棹都頭陳誨殺師遠其衆皆潰行

李崧奏	京留	子兼	真將
諸州倉糧	守兼	大元	士棄
於計帳之	鎮河	帥錄	營走
外所餘頗	陽王	尚書	延政
多主曰法	是又	事環	乘勝
外稅民罪	從鎮	固辭	取永
同枉法倉	平盧	太子	平順
吏特貸其	封東	許之	昌二
死各痛懲	平王	詔中	城吳
之	光遠	外致	越仁
罷翰林學士	請其	賤如	詮等
學士李	子以	太子	兵至
澣輕薄多	行乃	禮	延政
酒失主恐	拜承	冬大	奉牛
而罷之併	非單	赦詔	酒犒
其職於中	州刺	中外	之請

書舍人

以揚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主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判史徙光遠

史承勲業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至七年再見

韓王

王建

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界如江都先是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

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曦曦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

鎮青州
冬十月加吳越王元瓘尚書令
以閩主曦為閩國王

立
唐世歷官天平節度使主即位徙鎮平盧至是入朝徙昭義封韓王以建

刺史褚仁規貪殘罷仁規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昇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

政遣兵出擊大破之唐遣使來為曦及延政和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香爐至

立遼州人劉遼沁二州隸昭義尋卒子守恩

給乃運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建翰卒

福州與曦盟於宣陵然猜恨如故秋曦城福州西郭度僧萬人城西郭備建人也

辛丑

天福六年 春正月吐谷渾降不受

齊王 重貴

李昪 昪元五年 夏以

劉龑 大有十四年

王曦 永隆三年 春以

孟昶 廣政四年 春加

錢元瓘五年 秋府

馬希範八年 冬晉

高從誨封南平王八

會同四年

契丹 遣使入朝

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者冬晉主以曦為閩國王

初主割封鄭陳覺冬龔延政武德署火安從年
雁門之北王四常夢寢疾為富節度搬宮進諜夏晉
以賂契丹年以錫為有胡沙王使趙室府反戰安從
由是吐谷東京宣徽僧謂延政廷隱庫幾敗奔進諜
渾皆屬契留守副使龔名請於樞密盡元襄州反求
丹苦其貪遷鄴 遣不利曦欲使武璀鷟晉主援於
詹思帥中都留通事龔乃以建信節懼發以高從誨
國於是部守從舍人自造州為度使狂疾行周從誨
落千餘帳封齊歐陽龔字威武王處唐主知襄遣從
來奔契丹王明遇假名之軍自回捧遣使州行進書
遣使來讓年即遣於義取為節聖控來唁府事諭以
主遣兵逐大位晉以飛龍度使鶴指元璀詔布禍福
之 是為通契在天曦以揮使卒諡範會從進
二月彰義節出帝丹晉讀若建州保寧文穆荊南怒反
度使張彥 主不儼為鎮節度子弘共討誣奏
澤殺其事 許昇 安軍使張佐嗣襄州從誨

春吐谷渾自晉歸故土吐谷渾初役屬於主後奔晉主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至是

於晉

書記張式彥澤欲殺其子式諫之彥澤射之式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主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使詣闕求得之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夏四月唐遣使求假道

即位以來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界

延政公鐸時元希範行軍為節檢校權殿遣天司馬度使官並疾察衆都王保封富罷其內都軍使義勳沙王節度點使張少從誨延政使以章德敵將具奏改鎮翰林安忠戰艦其狀安曰學士厚能五十且請鎮武李昊斷大艘入發兵而稱知武事屬漢江助朝之寧軍以後助行廷討夏賊散騎事遂周仍之從殺凡常侍卒內各運誨從子繼劉英牙指糧以之業時閩知揮使領之冬晉繼業保寧戴惲主詔

晉主遣兵逐還

秋晉主以安重榮殺主使者遣楊彥詢至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

以通契丹主不許六月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耻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六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上表稱吐

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為泉州刺史名還賜死殺其子於泉州司徒楊沂豐與之親善下獄族誅自是宗族

軍諫議大夫崔鑿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先是

元瓘養子弘侑孔母之親也或告俾誅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

從誨會楚討襲州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以助之

如人家有惡子父母不能制將如之何主怒乃解尋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谷渾諸國各帥衆歸附党項等亦願共擊契丹願早決計表數十言大抵斥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朝貴及務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主

漢主遣使來謀共伐楚分其地昇不許秋吳越府署火羣臣請乘弊取之昇曰奈

勳舊節度幕下相繼使多悍入被誅領禁府執人不兵或而殺自保以他之廢諫議職留弘侑大夫成都復姓黃岐姜僚孫幽昇擺佐知之明諸朝留務州將堂極事事吏以諫職聚斂元稚曰老政事遺命昀狂不治承制發夫民無以弘貶渾所訴佐為

息之秦寧節度使桑維翰密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强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

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之

罷右僕射李建勳

冬定田税

异性節儉常躡

州司租知節度戶職之因使弘淫侈使諸佐溫無度臣知恭好資用節度書禮不給使事士躬謀於非正勤政國計帥也務發使陳夏姦摘匡範晉節伏人匡範度使不能請日安從欺民進萬進謀有獻金職反遣嘉禾悅匡使奉者弘範增表至佐問

臣上下輯睦此未可與為敵也且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況契丹與國家

蒲履盥頮用鐵盡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麤略死國事者雖

算商賈數倍未幾不能足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悖而卒諸省務以貸帖閑

成都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謀於羣臣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

倉吏今富積幾何對曰十年弘佐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

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衅端既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

十年省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

饑大漕輓怨斷不繼掊斷租乃屍棄辭之水中以黄紬頒代之紬頒請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高下及户

三年冬晉王授弘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執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莫大焉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然後觀釁而動則必有成矣主謂使者曰朕比日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秋七月以劉

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昇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

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興王延政治

知遠為北京留守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悦

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言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畀手詔釋其所以然

兵相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滿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承祐長跪切諫延政

八月以杜重威為御營使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

令紹顏告諭中外

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冬

賊以子琅邪王亞澄為威

也

主如鄴都主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

武節度使改號長樂王曦稱帝延政自稱兵馬元帥同平章事李敏卒

重榮得詔
愈驕
九月河決滑
州
遣安國節度
使楊彥詢
使於契丹
冬十月劉知
遠招納吐
谷渾白承
福等徙之
內地　知
遠遣親將
郭威以詔
指說吐谷
渾酋長白

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承福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達靼契苾亦不附重榮重榮勢大沮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

使安從進
舉兵反
主之幾大
梁也和凝
請曰車駕
已行安從
進必反請
密留空名
宣敕十數
通付留守
鄭王重貴
聞變則書
諸將名遣
擊之從之
十一月從
進舉兵重

貢遣張從恩等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遇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十二月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荆南湖

南共討襄
州
安重榮反遣
杜重威擊
敗之　重
榮聞安從
進反遂集
境內饑民
數萬南向
鄴都主以
杜重威為
招討使馬
全節副之
重威與重
榮遇於宗
城西南再

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梁舟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卻官軍乘之

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

壬寅

天福七年 是年六月高祖殂凡子齊王重貴即位未改年號 主重貴宋

壽王 楊光遠 封東平王三年為平

李昪 昇元六年春以宋齊丘知尚書省事罷之初齊

劉玢 光天元年夏龑殂子玢立龑寢疾以子秦王弘

王曦 永隆四年春立后李氏后嗜酒剛愎曦寵而憚

孟昶 廣政五年

錢弘佐 晉封吳越國王二年

馬希範 九年 又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

高從誨 封南平王九年

會同五年 夏晉主即位奉表於主稱孫而不

王敬儒子在位五年契丹執之以歸不知所終

春正月官軍入鎮州安重榮伏誅鎮州牙將導官軍入城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主函

盧節度使主重嗇即位拜太師封壽王至主重貴開運元年再見

燕公

丘固求預政事昪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丘知尚書省事數月覲吏夏昌圖

度晉王弘熙胥驕恣少子越王弘昌李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翻謀出弘度弘熙而

之立子長樂王亞澄為閩王秋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於尤口

盡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像屬

稱臣主大怒遣使讓晉言何得不先承稟即帝位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

重榮首送契丹以杜重威為順德節度使　時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德軍重威為節度使表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以王周為彰義節度使

馮道封魯國公六年主重貴即位加太尉改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

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昇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從之　夏以宋齊丘

立弘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及殂弘

賤殺從子繼柔時宴羣臣於九龍殿繼柔不能飲曦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拜

遊宴其間

中國屢說主南伐主頗然之

張式父徙鎮為鎮度即客將
鐸詰闗訟威勝南節位更斬之
張彥澤殺至周度使名玢以
式寬故以太祖齊丘以弘余廷
周代彥澤顯德既罷熙輔英同
二月以陳延元年不復政攺平章
暉為涼州再見朝錫元光事廷
節度使昇遣天尊英初
夏四月貶張壽王母趙以同
彥澤為龍景遂昭儀平章
武大將軍勞問曰皇事為
彥澤在
涇州擅殺許鎮太妃泉州
兵擊諸胡洪州龔刺史
兵皆敗沒始入為人掠人
還至陝獲朝昇辟察子女
亡將楊洪與之多權事覺

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四月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

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昇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

數好自矜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濯鼻割舌支解剝剮炮

賤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饌萬緡儀悅明日名見謂曰宴已買夫皇后貢物安在

殘乞正彥澤罪法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之罪敕彥澤削一階濤等復請論如法聲色俱厲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

足矣炙熏廷英齊丘蒸之復獻曰臣法或錢於為遊聚毒李后客時蛇水乃遣陛下中以歸泉乃偏罪人州自裨耳投之是諸明日謂之州皆昇手水獄別貢詔謝揚洞皇后之以滑諫物未齊丘不聽幾復鎮洪末年召廷州尤猜英為秋行忌以相

恭安在主
拂衣起入
禁中既而
有是命
六月主昶凡
子齊王重
貴立　契
丹以晉拓
納吐谷渾
遣使來讓
主憂悒成
疾一旦馮
道獨對主
命幼子重
睿出拜之
蓋欲道輔

昇元　士人　冬以
條昇　多為　李仁
自為　子孫　遇同
吳相　計故　平章
興利　專任　事仁
除害　宦者　遇曦
變更　由是　之甥
舊法　宦者　也年
甚多　大戚　少美
及即　胡　姿容
位命　寅　得幸
法官　曰　於曦
刪定　劉　以為
為昇　龔　左僕
元條　之　射與
三十　不　吏部

立之六月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急名劉知遠入輔政主重貴

卷行之

智侍郎亦李光甚準並識同平人章事惟職流愛淫無其度當親夜宴故光準及醉忤人旨命之斬之親吏不愛敢殺其繫獄

寢之知遠
由是怨
尊皇太后劉
氏曰太皇
太后秋七
月殂
以景延廣為
侍衛都指
揮使
八月討襄州
後之安從
進伏誅
高行周圍
襄州踰年
不下奉國
軍都虞候

子中明
故日視
及朝名
人復其
之位他
子曰又
何宴侍
者臣皆
推以醉
類去獨
故翰林
也學士
宦周維
者岳在
無曦曰
父維岳

王清與指揮使劉詞帥衆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冬十二月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

何身雖以小何知飲酒孝之多無左右子曰酒何有别以腸不知必長慈大臟無欣然父欲剖子視其慈酒腸愛或曰之殺維

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三司使董遇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

心岳無安人復得能待有陛下君剝斂臣者乃忠捨之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

復自責其食鹽錢歛之如故

乎

秋備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東方州縣多為過賢所陷

葬

襲於康陵廟號

高祖
冬
張遇
貿陷
循州
殺刺
史劉
傳